

之言、言者，皆转义之词”。段氏于此有不同意见，他认为，“罷之音读如疲，而与疲义殊”。

古之“极”通“亟”，即有“快”、“急”之义。《荀子·赋篇》：“出入甚极，莫之其门”。故“极”又可通训为“快速”。如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：“趣（促）赴兵亟入关”。

据以上文义考证，“罢”当训释为“遣散”，“排除”，“极”当训释为“快速”、“急速”。结合本文有关脏象的具体情况，“罢极”则可引伸为“疏泄”“调节”之义。因肝藏血而具长养生发之机，对人之气血有疏泄、调节的作用，况肝之疏泄本含有疏通气机、排泄废物之意，与“遣散”“排除”之义亦合。疏泄调节本之于肝，笔者认为，这就是“肝为罢极之本”的正确含义。

这种训释是否符合《内经》原旨，下面再从《内经》原文本意分析印证：

《素问·六节脏象论》在该段原文中同时列举了五脏之各自为本。很明显，这里的“本”都是指各脏的主要生理功能。如心为生之主宰，故为生之本。肺主气，故为气之本等。既然肝之前后各脏皆指其主要功能为本，则肝何以能例外？自然当为疏泄、调节之本，即“肝为罢极之本”。即其后所接“魂之居也……以生血气”等语亦是明证。盖“肝藏血，血舍魂”（《灵枢·本神篇》）。魂之得以血为舍，必因肝之疏泄，调节正常。血得以正常运行与归藏，魂才得有舍可居，也必得肝之疏泄调节，血气方能正常运行生化，爪得以华，筋得以充，故云：“以生血气也”。今谓“罢极”本指疏泄，调节，则上下理通，前后义贯矣。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人民医院 刘 鸿

莫将穀皮写谷皮

杨氏还少丹方中有楮实一味；《千金方》治肿疾用穀皮为主药。实则楮、穀本为一物《本草纲目》“楮”条下释名：穀，音憊，亦作杓、穀桑。并指出：“或以楮，杓为二物者亦误矣。”《名医别录》也说：“楮实即今构树也。”苏颂说：此有二种。一种皮有花斑文，谓之斑穀；一种皮白无花，枝叶大相类。《酉阳杂俎》云：叶有瓣曰楮，无曰杓。李时珍综合各家之见谓：按许慎《说文》言，楮，穀乃一种也，不必分别，惟辨雌雄耳。雄者皮斑无叶无桠叉，开花成长穗如柳花状，不结实。雌者皮白而叶有桠叉，亦开碎花，结实如杨梅。《浙江药用植物志》描述构树与《纲目》颇为一致：树皮平滑，叶互生，不分裂或有不规则3~5深裂。花单性，雌雄异株，雄花蕊茎莢状，花被四裂。雌花序头状，花被管状，聚花果球形，由橙红色小核果聚成；成熟时小核果借肉质子房柄向外挺出。干燥

成熟的果实名楮实子。乳汁、根、皮、叶亦均入药。

目前有的书刊在述及以上方药时竟将“穀皮”写成“谷皮”，这个谬误必须澄清，否则以讹传讹，辗转误引、沿袭越久必混乱愈深。穀、穀混淆，一因字形相似，时珍早指出《埤雅》作穀米之穀，误矣。二是汉字简化以后，穀字简化为谷字。穀、穀不辨者遂将穀皮写成谷皮。实质上呼谷皮名实不符。稻谷有壳无皮，只有米粒才有皮。如果处方真用谷皮，那该给谷壳抑是米皮。

建议今后临床处方配药，用本品果实时仍按习惯写楮实，用皮时可迳写杓皮。万万不可写成“谷皮”。

浙江省嵊县长乐区卫生院 张松耕

谈罗文杰治水肿与呃逆的经验

晚清山东医家罗文杰，曾行医于北京兼执教于艺专，与我国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相友善。他医艺并茂，著述甚多。《止园医话》及其续编是其医学的代表作。他独爱中医气化学说，并擅用之以治水肿病；他还自创了一些方剂，今日使用起来还相当有效；他治呃逆也有独出心裁的地方而令人玩味。

罗氏认为中医气化说可补西医治病缺点，他不光借助气化说解决一些疑难重症，还分“气化”为虚实加以阐述，这点倒是为一般医著所未见。《医话》中记载了好多严重水肿病人，他都是照着“气化”说的逻辑思维而治愈的，其中有的全身水肿，先四肢，后腹胀，肿得肚脐很高，而且往外出水，两腿肿的发亮。治这类病人，他取黄芪、党参、山药、白芍、白术、茯苓皮、姜皮、补骨脂、附子等，药量每味皆取18克以上，而且约需30余剂，多可治愈。他说：“水肿病的全身水分，因为用了中药的补气、补阳的药品，才能把人身的阳气鼓荡起来，把留在皮里肉外的死水气，全部蒸发去了，于是乎气旺阳复，便利水消，好比骄阳当空，一切雾霭阴湿之气，涣然消散。”治水肿病，他还喜用虎骨，但今日观之，不宜倡用，然而用此目的无非是调动与增强人体的阳气，所以我却从此引伸，治原因不明的水肿久而不愈者，用点鹿茸一类血肉有情之品于温阳化气利水方中，每获佳效。罗氏把上述这种情况说成是“虚症气化”。在书中，他还论及了“实症气化”。

所谓“实症气化”，即是肺与大肠相通之现象。他亦用天气与地气互不相通，地气不升、天气不降喻之。若秽浊之气的侵袭，肺气因热而郁闭，上下内外全不通彻，其症是里热肤寒，外边的汗一点也没有，内里